



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医运气学说解读

编著◎张景明 陈震霖

中医有云，“不通五运六气，遍读方书何济？”

“五运六气之理，不可不知也，亦不易知也。”

通读本书，将带你步入中医殿堂，

破解五运六气之谜，让运气学说不再是“医学玄机”。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医运气学说解读

TIANREN HEYI DE SHIKONGGUAN
——ZHONGYI YUNQI XUESHUO JIEDU

编 著 张景明 陈震霖

审 订 张登本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合一的时空观:中医运气学说解读/张景明,陈震霖编著.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91-1467-4

I. 天… ①张… ②陈… III. 运气(中医)—研究 IV. R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43号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LIBRARY

张景明 陈震霖 著
张景明 陈震霖 著

策划编辑:王显刚 成博 文字编辑:秦伟萍 崔永观 责任审读:余满松

出版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100036信箱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7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707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北京国马印刷厂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10mm 1/小16

印张:24.75 字数:435千字

版、印次: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运气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运气学说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解说；书中联系部分地区的气象资料进行了佐证性的研究，并解析了如何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临床诊疗；书末附有“七篇大论”的原文解读。全书条分缕析、明白晓畅，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适合中医药从业人员及中医药爱好者学习参考。

序

运气理论是专门研究气象变化与时空、气象变化与物候、气象变化与人类生命规律(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关系的专门知识,是中医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的历程较长,《黄帝内经》“七篇大论”和两个“遗篇”的内容是该门知识构建完成的标志。尤其是历经唐、宋、金、元以及明代近千年的发展,该门知识日趋完善。近五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五运六气理论的研究更为理性和深刻。张景明、陈震霖博士是潜心于《黄帝内经》理论专门研究的工作者。他们不但在中医经典论著和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中颇有心得,而且对五运六气理论的求索更是情有独钟,并有真知灼见,《天人合一的时空观——中医运气学说解读》就是他们辛勤耕耘的硕果。

我也是一个倾心于研究五运六气理论的工作者,当我读罢《天人合一的时空观——中医运气学说解读》全书之后,为作者在该知识领域的独到见解颇感惊诧和高兴。因为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理论中最为深奥的知识,相当部分的当代中医工作者因其深奥常常望而却步,尤其是对五运六气理论产生奠基作用的《黄帝内经》“七篇大论”和两个“遗篇”,不少人更是浅尝辄止,甚或不敢涉足。本书的作者不但对与此渊源关系十分密切的两部分知识进行了深刻到位的研究,还为那些想要涉足该领域的人们容易产生的“为啥学习”、“怎样学习”、“学习些什么”的疑窦予以启蒙解惑。

我对该书之所以产生惊诧和高兴的感慨,因为是书明显不同于他书的几点创新之处:

其一,探求了运气理论的发生。任何一门知识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现象,运气理论也是如此。它是在传统民族文化、中医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作者从中国古代哲学的“道气论”、“阴阳五行观”、“干支甲子的发生及应用”、“古文知识的积累”、“实践观察与验证”五个方面首次在运气专书中予以揭示,以启

迪读者对该门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学习。

其二,“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本书作者对这一《内经》教给我们如何学习和应用前人经验的方法,做了有效的尝试和示范。书中跨越时空,将产生于中国古代的运气理论与当今五方地域用现代先进手段观测的相关气象资料进行了纵向比较,对运气理论的合理内核给予了科学、合理、实事求是的支撑,也回答了读者怎样学习和认识运气理论的疑问。

其三,“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本书作者对历代名医的临证经验,通过巧妙的文字处理,以论著的方式践行了《内经》教人怎样将研究天时节气候变化规律的运气理论(即“言天”)与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相结合(“有验于人”),以事实为依据回答了“为什么学”的疑虑。

其四,《黄帝内经》“运气九篇”(“七篇大论”和两个“遗篇”)是运气理论的奠基和发端文献,是运气理论不可割裂的有机部分,要想对运气理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运气九篇”是必读文献。缘于文字的深奥,作者以其扎实的古文献知识为基础,到位地诠释、解析了原文,便于读者对“运气九篇”内容主旨的认识和理解。

其五,恰当地评价了运气理论。作者以其敏锐的思维、睿智的洞察力以及科学求实的态度,对运气理论给予了客观、恰当的评价。旗帜鲜明地指出,运气理论从时空视角研究气象变化规律,研究时空及气象变化与物候的关系、时空及气象变化与人体生命规律(包括生命规律中的生理、病理)的关系,并用以指导疾病诊断和治疗用药的思路是超前的,是科学的,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其机械呆板、甚至过分程式化的方法和推算系统,反而使生动活泼的时空、气象、物候、生命规律之间的鲜活关系受到局限和遏制。作者这种合理、求实的科学评价,不但是他们研究运气理论所产生的耀眼火花;同时也是对当前于运气理论“绝对肯定”和“全面否定”两种有失偏颇观点的校正。这是我读罢该书感触最深,也是最值得肯定之处。

总之,运气理论是古人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在积累大量天文、历法、气象、物候、医药知识的基础上,企图寻找的一种能够把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作为有效模式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医学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学习或者作为专题研究,都应当像本书作者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来对待运气理论。

张登本

2007年5月

谨识于古城咸阳

前言

运气理论即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医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乃至人类生理病理影响的一门知识体系。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时刻对人体产生影响,人体亦随自然界气候的改变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运气理论基于这种“天人相应”的学术观点,从整体角度和宇宙节律方面把自然气候变化与生物生命现象统一起来,从而探讨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关系,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运气理论的发生受古代哲学思想和认识方法的影响,最早载于《素问》“七篇大论”及两个“遗篇”之中。由于文字古奥,常令学者望而却步。《天人合一的时空观——中医运气学说解读》一书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了该理论研究中的古今相关成果,详细阐述了运气理论的发生源流;干支甲子的意义及五运六气的基本内容;列举了用现代气象资料研究运气学说的实例,将全国进行区域划分,按地区分类研究,更直观地体现运气理论与现代气象的关系。今天研究运气理论的目的,仍然是运用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法探讨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发展及防治的规律,并用以指导临床实践。故本书附有部分历代名医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的验案,结合临床实例说明运气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本书最后一部分,对《素问》“七篇大论”及两个“遗篇”的原文进行了梳理分析,起到了导读作用,使读者能更系统地学习、理解、研究运气理论,指导临床及科研。

运气理论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时气候变化及其对生物影响的一门学说,与天文、气象、历法、物候及预防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故本书有广泛的读者群,如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理论及临床工作者,中医药院校在校生,疾病预防工作者,中医药知识爱好者,传统文化知识爱好者,天文、气象、历法工作者等。缘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恐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赐教,以免谬误流传。

编者

2007年5月

于陕西中医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运气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1)
第一节 运气理论的发生背景	(1)
第二节 《素问》“七篇大论”与运气学说	(6)
第三节 王冰与运气学说	(6)
第四节 运气学说的发展沿革	(13)
第二章 五运六气的基本内容	(16)
第一节 干支甲子	(17)
第二节 五运	(27)
第三节 六气	(36)
第四节 运气同化	(45)
第三章 现代气象学与五运六气	(52)
第一节 北京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52)
第二节 天津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55)
第三节 东北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64)
第四节 西北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71)
第五节 华北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76)
第六节 华中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79)
第七节 华东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94)
第八节 西南气象资料与运气关系的研究	(102)
第九节 51年十地区气象资料的统计验证	(102)
第四章 运气理论在医学中的应用	(108)
第一节 五运理论的临床应用	(108)
第二节 六气理论的临床应用	(113)
第三节 运气变化与内脏系统疾病关系的研究	(115)

第四节 标本中气理论的临床应用	(117)
第五节 运气理论与临床组方用药	(124)
附:运气理论指导临床的验案举例	(128)
第五章 运气理论的研究进展及评价	(156)
第一节 基础性研究	(156)
第二节 印证性研究	(158)
第三节 临床应用研究	(159)
第四节 评价	(159)
第六章 运气原文导读	(163)
第一节 “天元纪大论”解读	(163)
第二节 “五运行大论”解读	(173)
第三节 “六微旨大论”解读	(183)
第四节 “气交变大论”解读	(197)
第五节 “五常政大论”解读	(220)
第六节 “六元正纪大论”解读	(249)
第七节 “刺法论”解读	(296)
第八节 “本病论”解读	(318)
第九节 “至真要大论”解读	(341)

第一章

运气理论的发生学研究

运气理论是古人研究天体日月运行,天时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生物影响的一门学说,是五运六气学说的简称,源于《黄帝内经》,至宋、明时期逐渐完善成熟。其基本内容是以五运、六气、三阴三阳等理论为基础,用天干地支作为推演工具,来研究气候变化与自然界生物生长壮老已和疾病流行之间的关系,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和养生防病。

第一节 运气理论的发生背景

运气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受当时哲学思想和认识方法的影响。此处谨结合《黄帝内经》运气“九篇”(“七篇大论”和两个“遗篇”),从“道气论”、阴阳五行观、天干地支发生的天文背景及干支纪年的应用、实践观察与验证等方面对运气学说的发生背景予以解读。

一、“道气论”促进了运气理论的发生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学术流派之一,自老子(聃)以后分化为多个学术流派,其中以庄子(周)为代表的“道论”和以管子(仲)为代表的“气论”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学派。战国后期,两派融合为黄老新道家,这便是道气论的由来。形成于东汉的《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全面继承和运用了“道气论”的观点,构建其运气理论。

(一)气是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本原

《黄帝内经》在气是天地万物生成、演化本原的思想指导下,认为“五运”和“六气”及其变化规律,都是存在于天地间的“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指出“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

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天元纪大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物种纷繁、有万千变化的宇宙结构模型。这个富有生机、不断运动的宇宙在其演化过程中,产生了气、真、元(三者均指“气”)物质本原,进一步演化为阴气和阳气,在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下,产生了九星、七曜、天地、万物。就在万物都是气生成的背景下,《黄帝内经》认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这就明确指出了“五运”和“六气”同样也是天地间阴阳之气生成的。

(二)道是天地万物自身的演化规律

“道论”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有自身演化的规律(即“道”)。这个规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运气理论正是在这种“道论”思想指导下,揭示木、火、土、金、水五运之气变化规律,揭示风、暑、热(火)、湿、燥、寒六气变化规律,揭示运气相合、客主加临、主客逆从等规律,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了天地气候变化的规律,并运用这一客观规律对疾病进行流行病学分析,指导临床对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用药。

(三)通天下一气

在道家强调“通天下一气耳”(《庄子·逍遥游》)观念的指导下,运气理论构建了“‘天人相应’的整体恒动观”,认为“气”是天人相应、天地万物的媒体中介。突出了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是有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是因为气是不断运动、充满活力的物质,通过气的升、降、出、入、散、聚等多种运动方式,使天地万物之间发生着广泛地联系。运气理论正是站在气有复杂多样运动方式的高度,审视“通天下”万物的整体联系。在气具有可分性的观点指导下,将“通天下一气”分解为“五运之气”和“六气”两类,运用五运之气和六气运动变化规律,解释天地间复杂多样的物质运动形式,以此为据演绎出了天时—气候—物候—人体生命的整体结构模型。

二、阴阳五行观是运气理论发生的哲学背景

邹衍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代表,其理论的核心是将阴阳与五行合论。该学派倡导用阴阳对立统一规律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和演化过程,用五行特性、归类方法、生克制化规律解释宇宙万物间的广泛联系,将阴阳、五行两套理论相结合,全面地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演化,甚至改朝换代、历史变迁等。《黄帝内经》中毫无例外地全面接受了阴阳家的上述观点,并用以构建运气理论。

(一)划分干支属性

运气理论在“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点指导下,以“阳道奇,阴道偶”为原则,将天干地支进行了阴阳、五行的属性

划分及规定。经过阴阳、五行规定的天干、地支,自此被赋予了时间、空间,甚至气象、物候、生物特征等自然科学的内涵,成为推算和演绎运气变化规律,以及运气变化所产生相应的气象、物候变化、疾病流行情况等的符号。

(二) 总结运气规律

运气学说运用阴阳理论总结气候变化规律。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有序的循环,气象变化和人体、万物一样,都是阴阳二气作用的结果。同样,运气学说把五运、六气在天地间的运行用阴阳五行来表示。在此哲学背景下,五运之气有了阴阳太少之分,六气又有三阴(太阴—湿气、少阴—热气、厥阴—风气)三阳(太阳—寒气、阳明—燥气、少阳—暑气)之别,五运和六气又被纳入五行属性的规定之中。于是运气理论运用阴阳之间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规律,运用五行的生克制化理论,全面地解释任何一个(干支纪年)年份的岁运(中运)、岁气,以及一年之中不同时段(季节)的主运、客运、主气、客气、主客逆从、客主加临、运气合治的变化规律;解释天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预测疾病的流行规律,指导临床诊断用药等。

可见,阴阳、五行哲学观被引入运气理论,不但是架构该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使前人长期总结积累的天文、气象、物候和医药学知识,按照天时—气候—物候—医学模式加以有序化、条理化、规律化,同时也赋予阴阳、五行理论以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

三、天干地支的应用使运气理论的确立成为事实

天干和地支是运气推演的符号。五运配以天干(十干化运),六气配以地支(地支纪气)。运气理论根据各年的干支组合,来推测该年的气候变化规律和发病规律,所以说中医运气学研究气运规律和发病规律,都离不开天干地支。可见干支甲子纪年方法的使用,是运气理论形成的标志,使该理论的确立成为事实。

传说中的天干是“黄帝的大臣大挠”创造的,据考古发现及文字考证,“戊、己、庚、辛、壬、癸”等字的初义指戎器或刃器,非金石并用时代不能发生,至少为商代人所创。殷墟甲骨考古不但证实十日为一旬的纪日制度在此时已经广泛的使用,将天干作为一句纪日序号,并用天干作为人名记号(而且是“王”以上级别的大人物);还发现了殷代甲骨殷历甲子表,此表中有十对不同的干支组合,书法整齐;还有“己丑卜,庚雨”,“乙卯卜,今夕其雨”等甲骨卜辞,说明此时对十干及十干纪日方法的使用已经相当成熟。又据目前考察研究证实,从周幽王元年(公元前 776 年)十月辛卯日起到现在的 2 700 多年中,干支纪日的历史从未间断或错乱。

由于干支纪日作为时间单位逐渐不能满足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于是比“日”更长的时间单位“月”就随之产生了。据考古发现,据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月”的概念及画符。至迟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的朔望月观察记录,并用十二地支纪月。十二支纪月法可上溯夏朝,夏朝是正月建寅,商朝正月建丑,周朝正月建子,春秋时期同夏朝,正月以后的月份按地支寅以后之序以次纪之。自此至今,再无变更。可见干支纪月法早在夏朝就已经使用。

“干支纪年是人类在计算时间方面的一个重要进步”。年的时间变化与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有密切关系。人们在经过较长时间运用岁星纪年方法后,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开始,只按六十干支组合(即甲子)次序纪年,至今没有间断和错乱。正因为干支纪年方法的使用,于是在“先立其年,以名其气”的推算原则指导下,先确定所要推算年份的年干支(即所谓“先立其年”),然后再据“天干纪运,地支纪气”的规律,便可推求出该年份的岁运(又称中运)、岁气,以次推求出一年的主运、客运,以及六步的主气、客气等。因此说,干支纪年方法的使用是运气理论发生的基础,也是其形成的标志;运气理论的形成只能在干支纪年方法使用之后。

四、天文知识的积累是运气理论形成的客观依据

运气理论的发生是以干支纪年方法为基础的。年的时间变化与太阳周年视运动有密切关系。古人为了准确地计算年的时间,通过长期观察黄昏和清晨的星象变化,间接地推算出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根据恒星在天球上的分布情况,以亮星为主,辅以别的星体,再将天球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四象(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二十八个空间区段(即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按照顺时针方向自东向南、向西、向北、再向东,将天干地支有规律地交叉分布于天球的二十八宿(区位空间)之间。在对天球空间进行天干、地支、二十八宿三位一体定位后,将所观察到的太阳在天球视运动一个周期(即 $365 \frac{1}{4}$ 天)称为一年。此处所说的“年”单位是今人的称谓,古代的“年”是以月相的朔望为天文背景确立的时间单位,即阴历 12 个月 354 天或 355 天。今人所谓的“年”在古代称为“岁”,即一个太阳回归年。

为了记录太阳周年视运动周期,选择了离人类生存地球最近较亮的五个行星中的木星为纪岁之星,故称其为“岁星”。并将木星绕太阳运行的一个周期(约 12 年)等分为十二星次名称,用每一个星次名称依次代表一年。大约在春秋战国中期,人们将十二星次天空区域与十二支纪法相结合,稍后又将天干与地支配合,使岁星纪年与干支纪年发生了联系,这在《尔雅·释天》、《淮南子》、

《史记》中都有记载。后来人们观测木星周期为11.86年,约等于12年,每隔83年有一次误差,于是自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后使用的干支纪年就与岁星运行不再发生关系。

所以说,运气理论的发生是古人在长期实践观察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完整系统的表述是东汉章帝元和以后的事;十二地支、一年十二个月、一日十二时辰等,之所以将“12”作为基数,都是在木星回归周期等分为十二星次的天文背景下发生的(人体经脉确定为十二之数,是否与此有关,亦未可知);运气理论中所涉及的五星、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内容都与木星(岁星)回归周期十二星次背景有关;十干纪日或者干支纪日是地球在绕太阳公转时自转一周的时间单位,天文学上称为“周日视运动”。于此可知,无论是天干纪法或者地支纪法,还是干支纪法,都有天文背景。说明运气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是客观的、正确的。

五、实践观察与验证贯穿于运气理论全程的各个层面

实践是所有学科理论发生发展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运气理论也不例外。运气理论是人们在长期对天体、气象、物候,尤其是人体生命现象的反复观察、验证的基础上,在精气—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以干支甲子为推算工具和记录符号形成的。大量实践知识的积累,不仅是运气理论形成的发端,也是架构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素,体现于该理论全程的各个层面,同时也是该理论的必然旨归。例如张仲景就曾全面运用运气学说中的标本中气理论,指导伤寒病的辨证施治和处方用药。

运气理论认为:①气候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其变化规律与日、月、星、辰的运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②气候变化对生物体、尤其人类生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③不同年份、一年中不同时段,存在着气候变化的差异,不同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也有着不同的影响;④天体运行—气候变化—生命活动之间的变化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掌握这一规律,就可以更有效地指导生命科学相关问题的研究。

运气理论的这些宏观认识,都是以实践为基础而产生并形成的,这也是其存在并被人们重视的理由。通览《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的内容之后,不难看出以上结论。因此,学习或者研究中医运气理论,必须以气象变化为背景,密切结合临床实践,否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黄帝内经》认为,“善言天者,必应于时;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素问·气交变大论》)。此处不但强调要灵活掌握和应用运气理论,还要求人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确评价这一理论。“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就突出了这一

观点,无论对运气理论是绝对的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节 《素问》“七篇大论”与运气学说

《黄帝·内经素问》是中医理论的基石,被历代医家尊为宝典。“七篇大论”是指今本《素问》第六十六至七十四篇(其中已佚七十二、七十三两篇),共计七篇,是五运六气内容的专论,故又称为“运气七篇”。王冰在对古本《素问》进行编次时,“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并予以疏注,才使“七篇大论”的内容公诸于世,并传于后人。运气学说的内容占据该书篇幅约三分之一,足见运气学说在《素问》、在中医理论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

运气“七篇大论”是运用甲子纪年方法进行演绎的,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以诏书形式在全国民间颁行干支纪年,此后干支纪年法作为历史纪年的辅助手段一直延传下来。于此可知,运气学说理论体系及其演绎方法的形成当是东汉末年之后,其首次公之于世当是王冰《素问》次注的“七篇大论”,从《难经·七难》中有关“六气旺脉”的150字以及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的120余字,到西晋王叔和《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720余字,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阴阳大论》章最末一段的121字,都无法反映内容博大的运气学说。因此,王冰补入“七篇大论”,第一次将运气学说完整系统的内容奉于世人乃至后学者。

运气学说理论体系明确地指出了气候不仅有“常”,而且有“变”。其常以“主气”、“主运”表示;其变则以“岁气”、“客运”等概念及模式表示。这种有常有变的气候变化理论,是符合辩证法原理的。宋·沈括曾推崇并科学地评价了这一理论,认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梦溪笔谈·象数》)。此后宋·刘温舒、金·刘完素、明·汪机、明·张介宾等人均有阐发,直至目前仍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课程进行研究。在此七篇中还包括了较完整、罕见的古代运气历谱,在这个历谱中已明显地使用了古代干支甲子数字系统。如《六微旨大论》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气,谨候其时,气可与期。”体现了我国古代在天文历法研究上的光辉成就。

第三节 王冰与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的发现、传承并作为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而得以流传和发扬,王冰首当其功,专论运气学说的七篇宏论是王冰第一次补入《素问》并呈献给后

学者的。自《素问》成书之后,梁·全元起为其注释第一人,惜全氏所注仅为八卷,惟缺第七卷,隋亦不存此卷。至唐中叶,王冰首次全《素问》九卷之数而补入“七篇大论”。因此说,王冰是发现并传承“七篇大论”的第一人。

一、王冰补入“七篇大论”

《汉书·艺文志》转载刘歆《七略》云:“《黄帝内经》十八卷”,并未言其内容。《素问》之名首见于东汉末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此后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中也提到其名。《素问》其文有九卷,但因年代久远,又几经战乱,传至梁·全元起著《素问训解》之时,已缺第七卷,《隋书·经籍志》也载《素问》缺一卷,只八卷之数。王冰则以其师所藏之卷予以补入,以全九卷之数。王冰认为,由于“年移代革,而授学犹存,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素问次注·王冰自序》)。王氏所补入的第七卷,即今本之第十九卷~二十二卷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及《至真要大论》共七篇。因为,其中以五运六气之学为主体,故自宋·林亿“新校正”以后,多疑此七篇非《素问》之文。宋·林亿等谓曰:“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自此以后,历代研究《素问》的学者们多持此论。王冰补入运气七篇大论,保存了我国古代运气学说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七篇大论”与《素问》

“七篇大论”与《素问》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七篇大论”非古本《素问》内容,是王冰用《阴阳大论》的内容妄补古本《素问》所亡之卷。《素问》之名最早见之于《伤寒杂病论·自序》,张仲景谈到他撰著此书时参考了《素问》等古籍。后来皇甫谧在其序言中也谈到他撰著《甲乙经》时参考了《素问》,并第一次指出《素问》有九卷,同《九卷》合为十八卷,即《黄帝内经》。梁·全元起第一次对《素问》进行注释,但此时缺失第七卷,仅存八卷。《隋书·经籍志》及杨上善著《太素》均仅见八卷。也就是说,王冰之前谁也未曾识得古本《素问》九卷之全目。北宋高保衡、林亿等“新校正”认为:“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

《考工记》补之之类也。”“新校正”的看法不无道理，一则“七篇大论”的篇幅太长，在王冰次注后的《素问》二十四卷中，仅此“七篇”就有四卷，显然非古本《素问》第七卷所能涵纳；二则“七篇大论”的内容与其他诸篇相去较远。故林亿等人说：“（七篇大论）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不相通。”此后，顺从其说者众。

其二，认为“七篇大论”是王冰“受得先师张公秘本”《素问》的内容，“秘本”《素问》中原本就有此“七篇大论”。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一是王冰《素问》次注的自序中十分确切指出：《素问》原有九卷，由于“年移代革”，已失“第七卷，师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尔。”是指当时医界人所共知的残本，也即全氏、杨氏所注之本。其“受得先师张公秘本”“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根据王冰次注《素问》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分析，王冰所见的师传“秘本”就是其次注《素问》的底本，“秘本”中就有“七篇大论”的内容。二是运气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冰以前的重要医学论著或直论或援引，皆有踪迹，像《素问》这样的医学巨著中记载运气内容也不足为奇。三是持怀疑态度的林亿等人亦属推测而无确据。因此有人认为“七篇大论”是王冰《素问》次注的祖本内容，祖本中或有“七篇大论”，是与全元起、《甲乙经》及《太素》所据的《素问》古本非同一传本。

以上两说，各有理据。但经王冰之手将“七篇大论”与《素问》其他 72 篇一同融入中医理论体系的事实及功绩应当予以肯定。

三、“七篇大论”与《阴阳大论》

《阴阳大论》之名首见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此后皇甫谧《甲乙经》卷六有《阴阳大论》一篇，详考《甲乙经》中《阴阳大论》之文，实为《素问》中《阴阳应象大论》、《方盛衰论》和《阴阳类论》的内容，非引别书。故可知《阴阳大论》书名最早见之于仲景，其文（部分内容）最早见之于晋·王叔和整理的《伤寒例》。

至于王冰补入《素问》的“七篇大论”是否就是唐以前古籍《阴阳大论》。学者们对此有两种观点。

（一）“两论”实乃一论

认为“七篇大论”即《阴阳大论》。林亿等人为其首倡，如他在《新校正》中所言：“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后世学者多从此说。事实上林亿等人亦未见到《阴阳大论》，其认为《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720 余字与“七篇大论”属同一学术体系，尤其是气候变化中的“至”与“未至”的观点。今本《金匱要略·脏腑先后病脉证治篇第一》亦有类似记载：“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